

# 字与字的邂逅

——合文艺术的多维之美

合文，又称合书，传统合文往往利用汉字造字原理，将两个或多个汉字进行融合、结体，塑造出承载特定含义的全新类文字图形。

从殷商时代的卜辞、秦汉时代的符篆，到宋元明清时期的各类民俗字，再至现代设计师们的创新演绎……回望漫长的汉字发展史，合文这朵古老的艺术之花，在不同时代的滋养下绽放出形意相融的多维之美。

## 传统合文的构成之妙

合文之巧，源于其似字非字的独特形态和字里藏句的丰富意涵。广义上讲，合文既囊括具备汉字结构与书写特征的“新汉字”，也包含仅保留部分汉字视觉特征的图形。当我们溯源传统合文的设计逻辑，大致可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思路。

第一是“巧借共生”，所谓“巧借”，是指从多个汉字中提炼出相同的部首或笔画，“共生”则指通过一定的排列组合方式，让这些汉字共用同一个部首或笔画，进而实现字与字的相互依存。这样的依存关系既是视觉层面的，也是表意层面的。典型的例子是古代厌胜钱上的“唯吾知足”合文，币面上，四字共借一个“口”，而这个四方方的“口”又恰为钱币中心的方孔，因此这类钱币又被称为“借口钱”。通过巧妙的组合，四字在结构上相互依存，共同传递出“知足常乐”的意涵，可谓形意俱佳。

第二是“解构重塑”，指先将一词组中的数个汉字进行拆解，再将拆解后的部首及笔画按照汉字的造字原理进行重组，组成一个“新汉字”。如文人雅士常悬挂于书斋之中的“孔孟好学”合文，以“學”字为头，“皿”字为底，其余部首及笔画则运用穿插、互让等方式融为一体，达到视觉上的平衡。远观之，其外形如同一个完整的汉字，呈现出均衡的美感，细看每个部分，又能从中清晰辨识出不同汉字，并将它们组成词组。以这一方法设计的经典合文还有很多，如“招财进宝”“五谷丰登”等，往往都承载着吉祥美好的寓意。

第三是“组字象形”，指对合文中的所有或部分结构进行变形，使其通过形体来传达意象。清代知名学者俞樾曾设计过多幅“墨戏”花笺，其中的一团和气合文颇为经典。合文四字取篆书形，“和气”二字如烟云一般围成圆形，寓“一团”之意。这类“墨戏”因在合文的基础上融入了绘画技法，更显灵动，洋溢着文人的雅致情趣。

第四是“意合神形”，这一方法与“组字象形”皆利用人的视觉错觉，不同的是，“组字象形”是将字体变幻为生动的形象，而“意合神形”则是通过对汉字笔画进行巧妙地模糊处理，使其产生多种解读，从而实现不同汉字的融合。经典的例子是清代木雕方匾上的“神形”合文，其右侧三撇清晰可见，左侧笔画较为模糊，似“神”字，又似“开”字，组合读之，恰是“神形兼备”的妙意。

当然，在历代经典合文中，传统合文设计方法的组合运用也是屡见不鲜。如北京恭王府内康熙御笔题写的“福”字，将“子”“田”“才”“寿”“福”五个字形都纳入其中，运用了“巧借共生”与“意合神形”之法。“福”字上方的笔画与“口”连笔成“多”字，寓意“多子、多田、多才、多寿、多福”。因设计巧妙、意涵丰富，该“福”字也被称为“天下第一福”。



“福祿壽”合文设计。

## 宝相花纹：古人手下的“万花筒”

宝相花纹是唐代装饰纹样中的标志性纹样，尤其在纺织品中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宝相花纹，极尽风采地展现了唐代华美的装饰风貌。但其实，“宝相”是宋人对它的命名，唐代典籍文献中多称之“宝花”。

宝相花纹一般以某种花卉（如牡丹、莲花）为主体，中间镶嵌形状不同、大小粗细有别的枝叶，尤其在花蕊和花瓣基部，饰以排列规则的圆珠，似闪闪发光的宝珠，富丽华美。唐代宝相花纹的形式多种多样，由于其规律的变化形式，还真像千变万化的万花筒图案。

### 纹饰交融的“混血儿”

宝相花似花非花，虽拥有完整的花卉结构，却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花卉品种。自带神秘色彩的宝相花纹，是一种理想化的图案。它穿越了历史的长河，

承载着古人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

东汉时期，汉明帝遣人去西域访求佛法，迎回高僧并将所得佛经用白马驮回，这就有了中国第一座官办佛寺洛阳白马寺，从此佛教在中原落地生根。随着佛教的传入，佛教文化中的图案和纹样也悄然与中原纹样相融合，莲花纹就是代表纹样之一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民族文化碰撞、交融，外来的莲花纹、忍冬纹、联珠纹与中原本土的荷花纹常常一起应用，形成纹样大杂烩。这一时期的莲花纹（宝相花纹的雏形）大部分还是模仿印度以及西方的样式，但又有一些自己的变化。

唐代，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繁荣和人员流动，宝相花纹不断吸收西域等地的文化元素，迎来发展鼎盛时期，并逐渐变得奇

张起来。后来牡丹花盛行，宝相花纹的图案日渐趋于牡丹花形态。云气纹、石榴花纹等纹样的融入，则为自信张扬的宝相花纹增添了些许含蓄和内敛。

明清时期，民俗艺术不断兴起，宝相花纹开始与葡萄纹、桃纹、蝙蝠纹等吉祥纹样组合，传递出吉祥如意。这一时期的宝相花纹，既保留华丽的特点，又融入民俗元素，因而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。

### 艺术魅力经久不衰

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宝相花纹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人们开始将宝相花纹应用于各种生活用品和装饰品上，如衣物、瓷器、家具等。在这些日常用品上，宝相花纹不仅起到了美化装饰的作用，更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
有趣的是，关于宝相花纹的样式和风格，民间还流传着一些说法。相传在唐代，有一位名

叫李阿娘的绣女，她绣出的宝相花纹样极为精美，深受皇官贵族的喜爱。然而，李阿娘却从不轻易向人展示绣技，每次绣制宝相花纹时，她都会将自己关在屋内，与外界隔绝。有人好奇地询问她为何如此神秘，李阿娘笑而不答，只是轻轻抚摸着绣布上的宝相花纹，仿佛在与它们进行无声的交流。

宝相花纹呈现在织物上的方法主要有“印染”和“织”两种。目前所见的唐代纺织品出土文物中，印花织物占有很大的比例。

宝相花纹把多种纹样融合在一起，不仅符合形式美法则，而且具有美好的寓意。古人手下的“万花筒”，给后人贡献了纹样视觉盛宴。直至今日，宝相花纹依然活跃在现代设计、装饰艺术中，散发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。

（据《中国民族报》）



“文字真有意思”合文书法设计。



清代木雕方匾上的“神形”合文。



▲“孔孟好学”合文。

## 现代合文的设计新生

合文以其形意相融的独特表达，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。那些极具巧思的传统合文设计之法也随着一件件经典作品传承至今。当代设计师们在继承传统合文设计精髓的基础上，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其中，创造出许多既富传统韵味又符合时代审美的合文作品，让这些古老的艺术在形式与内容上都焕然一新。

在形式创新层面，一些设计师尝试跳出传统合文设计方法的束缚，以新的设计思路探索更富现代气息的视觉效果。试着设计师岩一行以我国省级行政区为主题设计的合文，创作者采用正负形结合的设计方法，将行政区名称以阳刻字与阴刻字巧妙叠加，使两者相互衬托。如合文“四川”，以“四”字为底，“川”字则自然成为“四”字笔画间的镂空部分。黑白分明的轮廓结构既保证了文字的辨识度，也彰显出作品的整体性与层次感。再如有的设计师对传统的“组字象形”之法做了进一步延伸，将幽默图形与美术字体相结合设计出“笑口常开”合文，“常”字上的两点笔画变为眼睛，位于中心的“口”字则如同一张正在开怀大笑的嘴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对东西方文字的巧妙融合，也是现代合文形式创新的一大路径。如设计师蒋华在以纪念香港回归为主题的海报设计中，将汉字“囍”与英文“HONG KONG”相结合，竖看为汉字，横看则为英文，在呈现艺术之美的同时，传递出热烈的喜庆氛围。此外，有

的设计师尝试将汉字“北京”与英文“I LOVE”进行叠加，以传递“我爱北京”的美好意涵，还有的设计师运用欧洲哥特式字体设计出“一帆风顺”合文，不仅实现了东西方艺术风格的融合，其间笔画更如同风帆一般产生向前的动势，颇富意趣。

如果说对于合文形式的创新是对传统美学的拓展与延伸，那么对于合文内涵的探索则反映出设计师们对时代精神的深度表达。

设计师洪卫一直致力于对传统吉祥类合文的研究，他发现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吉祥词汇已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。如何运用合文的形式让“旧”主题承载“新”内涵，成为他探索的方向。在合文作品“福祿寿”（图⑦）中，设计师运用“巧借共生”“意合神形”之法，以“平安”二字组合为“福”，“衣食”二字组合为“禄”，“生命”二字组合为“寿”，巧妙地以现代语境重新诠释了“福祿寿”的意涵。此外，设计师刘晓康的合文作品“爱自然”呼吁人们保护环境、敬畏自然；何见平的合文作品“宽容”则传递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。

作为承载着厚重文化底蕴的汉字艺术，合文生动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在时代的浪潮中，它传承着文化，凝聚着人心，已然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。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唐绛地花鸟纹印花绢。



唐鎏金团花纹银盒。



唐鎏金团花纹银盒。



古画里的《荷花鸳鸯图》

夏天，在那碧波荡漾的荷塘之中，荷花宛如仙子临水而立，散放出淡雅而清新的芬芳。而在荷塘的怀抱中，总有鸳鸯悠然自得地游弋于水面。荷花与鸳鸯，它们相互映衬、相互依偎，共同构成了夏日的浪漫。古代画家似乎也钟情于这种意境，他们以荷花与鸳鸯为灵感，绘出了夏日最动人心魄的一幕——《荷花鸳鸯图》。

陈洪授是明末清初杰出书画家，他的《荷花鸳鸯图》（现藏于故宫博物院）不仅技艺高超，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情感寄托。

清代吴振武的《荷花鸳鸯图》（现藏于上海博物馆）则以色彩运用上的极高造诣，展现了自然之美的和谐与宁静。画作采用纸本设色，以荷塘为创作背景，精心刻画了荷塘一角的美丽景致。

还有一幅安徽博物院珍藏的《荷花鸳鸯图》，是清代画家沈铨所作。这幅画创作于清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，绢本设色画，是沈铨晚年艺术的杰出代表。画面以池塘为背景，细腻地描绘了荷塘的生机勃勃与和谐美好。

鉴赏《荷花鸳鸯图》，不仅能感受到了画家对自然之美的敏锐捕捉与深刻理解，还有对爱情、对生命以及对夏天这个季节更深的感悟与思考，让人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与慰藉。

（据《联谊报》）

## 清代瓷盘 寓意“功名富贵”



该瓷盘直径11.5厘米，盘心描绘两只身形矫健的雄鸡立于奇石之侧，并以花团锦簇的牡丹花作为点缀。

据介绍，其为清乾隆官窑广彩瓷盘，图案寓意“功名富贵”，有升官发财的美好含义。其中，公鸡打鸣意为“公鸣”，谐音“功名”，牡丹花则代表富贵。

（据《侨乡科技报》）

## 钱金仕女消暑夜

朱漆钱金莲瓣式人物花卉纹夜，于1978年江苏常州武进区村前蒋塘南宋墓中出土。木胎，通高21.3厘米，内髹黑漆，外髹朱漆，为十二棱六出莲瓣圆筒造型。分盖、盘、中、底四层，浅圈足，合口处镶银扣。盖面为钱金仕女消暑图，描绘二主一仆在石径上漫步，二主人梳高髻，着花罗直领对襟衫，长裙曳地，一持折扇，一抱团扇挽臂喁喁私语；侍女手捧玉壶春瓶恭立一旁；左侧放一绣墩，四周以假山、草木、花卉加以点缀，突出了春夏之交的时令气息。器壁以同样工艺饰牡丹、莲花、梅花、芙蓉等六组折枝花。盒内朱书“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”十字。出土时，盘内盛放有菱形铜镜；中层盛木梳、竹篦、竹刷、银扣、银扣的圆筒形漆粉盒；底层内放小锡罐、小瓷盒。这件漆奁后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宝级文物。

（据《联谊报》）

## 清代青花烛台



该烛台高约26厘米，从上下至下分别装饰如意云纹、连珠纹、卷草纹、缠枝纹、贵套花卉纹、忍冬纹、缠枝莲纹、什锦花卉纹等多层纹饰，纹饰繁缛，线条流畅。

据介绍，该烛台青花发色沉着，外观别致新颖，釉质莹润均匀，为清乾隆官窑瓷器中的艺术珍品。

（据《侨乡科技报》）